

张惠君 ● 著

千年回眸

东方大峡谷纪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张惠君 著

千年 回眸

——东方大峡谷纪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回眸：东方大峡谷纪事/张惠君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22-04736-0

I. 千... II. 张... III. 社会生活—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IV. D669

中图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3756 号

组 稿：陈盈盈

责任编辑：王绍来

装帧设计：陈力川

责任印制：马跃武

书 名	千年回眸——东方大峡谷纪事
作 者	张惠君 著
摄 影	杨发顺 宋林武 张惠君等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
排 版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736-0
定 价	48.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录

解读傈僳族

- 一、傈僳族之谜/2
- 二、山寨寻访傈僳族/14
- 三、诠释傈僳族/25
- 四、家园/29
- 五、英雄傈僳族/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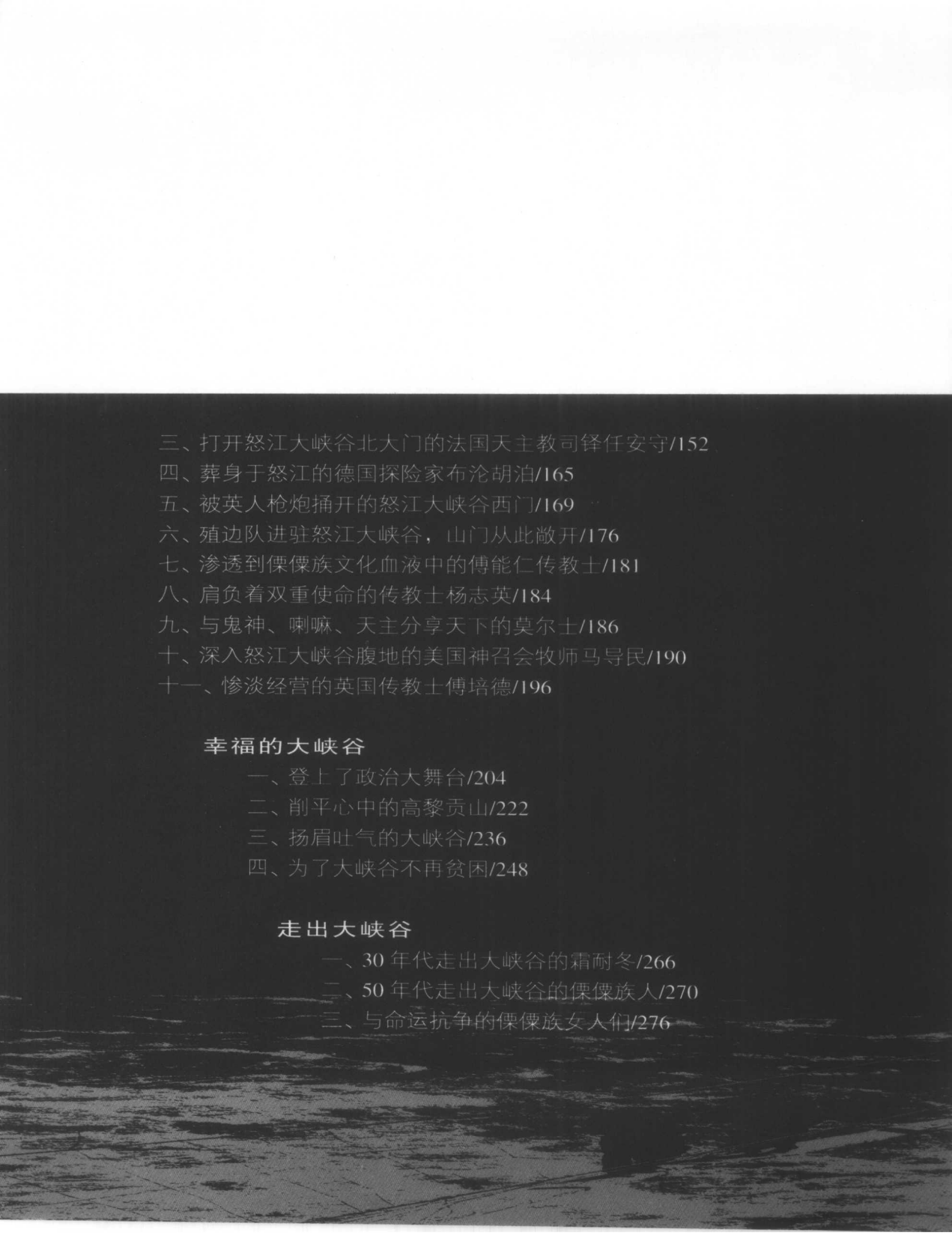
苦难的大峡谷

- 一、被鬼神支配的大峡谷/70
- 二、上帝、佛主、皇帝恩泽下的苦难的大峡谷/78
- 三、大峡谷里发生的罪恶/110
- 四、大峡谷的苦难生活/124

开启山门

- 一、未启封的大峡谷/141
- 二、闯入大峡谷的西洋人/145



- 
- 三、打开怒江大峡谷北大门的法国天主教司铎任安守/152
 - 四、葬身于怒江的德国探险家布沦胡泊/165
 - 五、被英人枪炮捅开的怒江大峡谷西门/169
 - 六、殖边队进驻怒江大峡谷，山门从此敞开/176
 - 七、渗透到傈僳族文化血液中的傅能仁传教士/181
 - 八、肩负着双重使命的传教士杨志英/184
 - 九、与鬼神、喇嘛、天主分享天下的莫尔士/186
 - 十、深入怒江大峡谷腹地的美国神召会牧师马导民/190
 - 十一、惨淡经营的英国传教士傅培德/196

幸福的大峡谷

- 一、登上了政治大舞台/204
- 二、削平心中的高黎贡山/222
- 三、扬眉吐气的大峡谷/236
- 四、为了大峡谷不再贫困/248

走出大峡谷

- 一、30年代走出大峡谷的霜耐冬/266
- 二、50年代走出大峡谷的傈僳族人/270
- 三、与命运抗争的傈僳族女人们/276

四、60年代走出高黎贡山的猎人/288

五、改革时期走出大峡谷的傈僳族大学生/300

被尼扒预言不幸击中的大峡谷

一、尼扒的预言/313

二、大峡谷里的连环冤案/333

三、又被阴霾笼罩了十载的大峡谷/343

向山神屈服的大峡谷

一、山神发怒的日子/358

二、请山神做主的日子/369

三、解读困惑的大峡谷/384

开发大峡谷

一、一步跨越几千年/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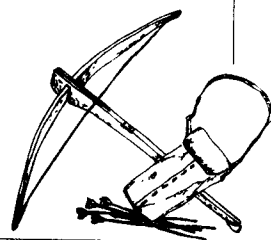
二、从原始农业社会向大工业的跨越/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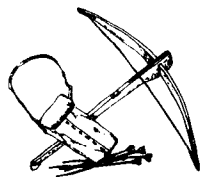
三、文化开发充实民族之魂/432

主要参考资料/445

后 记/447

解读傈僳族





解读傈僳族

傈僳族，从哪里来？始祖是谁？只有少得可怜的记载和谜一般的神话传说。许多人为了得到满意的答案，潜入到浩瀚的史料中去找寻，找呀找，还是只有那不多的早已被前辈们发现的数十行字。一些不满足那寥寥数十行字的人又沿着傈僳族迁徙的线路，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傈僳族村寨寻访，但没有人能够得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傈僳族究竟从哪里来？始祖到底是谁？五百年前，他们经历了什么？虽然，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从那寥寥数行字中找到了所有的答案，不必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但还是有许多人不满意，他们仍然在发掘、在考证、在寻找。但不管傈僳族来自何方？始祖是谁？曾经经历过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更关注傈僳族现在的生存状况和未来的发展。

一、傈僳族之谜

关于傈僳族的历史记载

大凡想了解傈僳族的人都会去读一读关于傈僳族的史书。这个民族从哪里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只读一本书的人，觉得已经很清楚了，但一些爱多读几本书的人，却往往成了怀疑主义者，怎么这书越读越让人糊涂了呢？傈僳族到底从哪里来呢？爱读书的人发现：

如果读解放以前关于傈僳族的记载，就会发现，大多数记述这个民族的文字带有明显的贬义，让人对其真实产生怀疑，同时也让没有偏见的人变得异常愤怒，那些自以为开化、文明的旧时代文人们却看不见自身的腐朽、没落、丑恶、奸诈、凶残，而是把一个天真稚嫩的民族给丑化了，让稍有自知的人都会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解放后出的有关傈僳族的书籍，让人感到读第一本书的时候，已基本了解了这个民族了，如果多读几本书的话，往往让人觉得一头雾水，因为大部分书如出一辙，仿佛是克隆出来的；一些书籍自相矛盾，不乏武断，越想自圆其说，就越是漏洞百出，让人很难驯服。

关于一些傈僳族书籍的雷同和不严谨，让一些多看了几本书的人，除产生种种怀疑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愤慨，认为学术应该是严谨的、公

正的，不应有误导的成分，让人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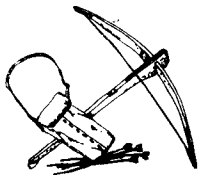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关于傈僳族的记载实在是太少，只是到了清末才开始多了起来的。不厌其烦的史学家在所能翻阅到的从先秦、汉至三国、隋代的文献中，始终没有发现“傈僳”这一族称，终于在公元8世纪唐樊绰所著的《蛮书》卷四



怒江傈僳族妇女

名类第四中发现了“栗栗”二字，即：“栗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①”绝大多数的地方史学家由此推断，所谓“栗栗两姓蛮”中的“栗栗”应该就是今天傈僳族的先民

^① 见《傈僳族简史》P13，《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10。



了。“雷蛮”可能是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天的纳西族，并由此推断出了唐及以前的傈僳族分布的区域，这些区域与彝族和纳西族的分布基本上是重合的。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那时的“栗粟”或许不是现在的傈僳族；或许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至今并未从纳西中分离出来，而是融于纳西族中了；或许是另外的民族。

“栗粟”第二次出现在史书上，已是14世纪的事了，与第一次记载相距了约6个世纪。在这漫长的600年间，关于“栗粟”的记载全是空白，但可以推想，在这600年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部落，在弱肉强食的民族争夺战中，能够保存自己，肯定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事情，可惜的是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第二次记载出现在明朝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中，即：“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①这次记载肯定了傈僳族是彝族的一支。这也是有些人认定傈僳族原是彝族的一个支系的最重要依据。这段记载，还说明了傈僳族在当时还处于狩猎、采集的发展阶段，未出现第一次大分工。

14世纪的“栗粟”与8世纪记载的“栗粟”是否同祖？是否与彝族是同一血缘？仍有太多的疑点，只是此时的“栗粟”与彼时的“栗粟”均是西南众多民族部落中的一个无足轻重、默默无闻的部落。但是8世纪的“栗粟”是否可以肯定就是现在傈僳族的先辈，史学界的大部分人持肯定的意见。

14世纪到19世纪，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傈僳族的记载不多，后人只能从浩瀚的史书中拾掇寥寥几行字。当人们把这零落的字句串叠起来时，并没有惊人的发现，但大部分肯定，14世纪及以后记载的“栗粟”就是现在的傈僳族了。

14世纪至解放的有关傈僳族的记载主要出现在地方史中，由于记载非常有限，以下复述大部分记载，将其中的贬损之词删去。

明嘉靖年间，杨慎编纂的《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

^① 见《新唐书·南蛮传》（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一百四十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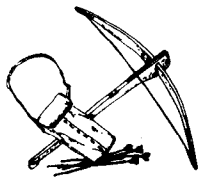
正在酿酒的怒江大峡谷傈僳妇女

“力岁，即傈僳，衣麻披氍，岩居穴处，利刀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从此制服西番”。

在明朝年间所出的《木氏宦谱·木青传》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云龙洲力苏（‘力苏’即傈僳），抢五井司提举皇盐作耗奉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师黔国公沐武靖昌祚及两台明文，亲领兵征进，杀获八三级，蒙奖花牌表里”。

《续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记载：“傈僳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无部落，居姚安、大理、永昌、丽江四府。其居六库山谷者为最悍，其居于赤石岩金江、边地与永平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居无常。”

清《盐源县志》记载：傈僳“居深山中，怠于种树，逐兽捕鱼。男女皆狷捷，物多生啖，有茹毛饮血之风”。



康熙《元谋县志》载：该地的傈僳族已经是“板瓦为屋，耘莽、稗为食。”

清《云龙州志》载：当地傈僳族“亦事耕耘，饶黍、莽、稗”。

乾隆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载：“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男挽髻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黄铜勒束额，耳戴铜环……出入常配利刃。妇挽发束箍，耳戴大环，盘领衣系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悬峦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无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粒食罄，逐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获禽兽或烹或炙，对坐共食，虽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即食，不尽无归。屢复米草根木皮食之。……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视，置膏于釜，烈火熬沸对誓，置手膏内，不沃烂者为受诬。……然么些（纳西族）头目土官能治之，年奉头目麦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

和锡光《中甸县志稿·种人》记载：“居于金沙江畔之峻岭崇峰间，种莽麦而为食，织麻缕以衣。喜猎，射则必中。性狡悍，好杀戮，惟敬畏么些头目。”

嘉庆七年（1802年）云贵总督觉罗琅玕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叙述了维西及澜沧江以西傈僳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说：“傈僳有家野之分，家傈僳住在澜沧江内，与民人无异。野傈僳住居江外，山硐密箐，并无村寨头人，不通汉语，亦不服官约束，惟种有青稞、苦莽，并无钞粮，每遇冬季江水浅涸之时，即过江在山后一带，打牲为食，与家傈僳认识。近年以来，野傈僳族亦有潜入江内山硐密箐，搭盖草蓬居住者。”

上述不多的记载，就是14世纪至19世纪关于傈僳族的大部分记载了。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了傈僳族是一个骁勇、善战、不易被利用和不易顺服的民族，让统治者很是头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傈僳族生活习俗、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但仍没有回答傈僳族的源流。

当中国古代社会被西方帝国主义用大炮、刺刀画上句号时，傈僳族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地方史书上以较大篇幅出现了，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造反、大迁徙，证明了傈僳族作为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而存在。从此，关于傈僳族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到了 20 世纪，终于有人开始收集整理傈僳族大起义、大迁徙的故事，也有人不怀偏见地深入傈僳族所在的地区进行调查，在这里真该好好向那些曾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进入怒江大峡谷和澜沧江大峡谷的学者们表示致敬，因为那时的路程之遥远与险恶，是今天的大多数人的想象力无法望及的。在陈旧得泛黄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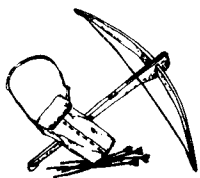
保山傈僳族

中，笔者欣喜地发现了一本由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整理编辑的《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由《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贡山设治局调查报告》、《福贡设治局调查报告》组成，第一部分署名为张征东，后两部分的作者名字不详。这份报告较全面、详实、客观地记载了傈僳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为难得的历史资料。稿件写成大约是 1945 年左右。

传说，口中流淌的历史，后人的寻亲图

追溯所有民族的起源往往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整个历史更是一部充满着神性的、童话般的口头传承史，他们把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切大事件都编成故事，一代接一代讲下去。傈僳族也曾没有文字，在 20 世纪以前，他们的历史同样是靠故事来记载、靠故事来传承。

傈僳族来自何方？与哪些民族有血源关系？这是傈僳族和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当一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们从傈僳族的人种、体质、语言和不多的记载中推断傈僳族也许是彝族的分支后，仍不肯放过任何寻求途径，试图从传说中发现其蛛丝马迹。



傈僳族的传说也无例外地被赋予了“神”性，也许正是由于有了“神”性，傈僳族文化才充满了灵性、缥缈、神秘……如此丰富、斑斓、多姿，否则传说将变得黯然失色了，历史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也只有用带有强烈“神”性的传说，才能表达一个民族内心的纯真、朴实、豪爽……同时，美丽的传说引导着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工作者从另一条路径寻找远古的傈僳族。

傈僳族从哪里来？许多人首先从傈僳族的《创世记》中寻找。傈僳族口头的《创世记》有许多种版本，不完全相同，但很相近，这里，挑选两个较为完整、流传较广的《创世记》来寻源傈僳族。

第一个傈僳族《创世记》的传说^①讲：

在人类初期的洪荒年代，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楚甫迦”。那时人的身长只有五寸，所用的器皿都非常小，锅只有蛋壳大，碗只有粟壳大。因为人类太小，不能做大事，亦不能抵抗大风、大雨、大雪等自然灾害，冻饿而绝。第二个时代叫“缪书缪休迦”。那时，自然灾害特别多，白天，天上有九轮太阳，把山川原野晒得生烟、草木枯死；夜间，天上有七个月亮，冷不可挡。那时人类的身体比上一个时代长大了许多，有一尺五寸，但仍然十分矮小，如猴子一般大，吃的主要是野果，穿的主要是树叶，虽然人类较“楚甫迦”时代稍有进步，但居无家室，不事稼穡，穴居野外，生命非常短暂。有一次，大地发生了三年干旱，人类向天神求雨，天降淫雨，三年不止，山洪暴发，横流天下。这个时代，被洪水毁灭了。第三个时代叫“汪恩行美迦”，是魔王汪恩行美主宰世界的时代。魔王汪恩行美身大无比，人类织了三年的布才够他缝一条裤子。魔王每餐吃七个大甑的饭还不够。人类在魔王的威慑之下，只好潜入山中，像老鼠一般躲进石洞中，与猿同居，变为猿猴。经过三个时代，天下已经没有人了。

乌萨神（上帝）令天神“恩义抛”下凡创造人类，赐给南瓜籽一粒。恩义抛将瓜籽种于园中，不久南瓜籽发芽、长蔓、开花、结出了一个硕大的瓜。瓜中常有人语。等瓜熟蒂落后，天神恩义抛用神剑剖开东面，出来两个鬼（系傈僳族所信鬼之鼻祖）；剖开南面，出来两匹狼（系傈僳族部

^① 摘自《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1986年。

落恶兽之鼻祖)；剖开西面，出来两条蛇(系傈僳族部落毒物之鼻祖)；剖开北面，出来两只狗(系傈僳族部落猎犬之鼻祖)；然后，恩义抛又把南瓜从西向东切成两半，在北边瓜瓢中有一男孩，在南边瓜瓢中有一女孩。

男孩叫恩恒扒，女孩叫恩恒玛，两人从瓜中一出来就会说话、行走，并与瓜中出来的两狼、两蛇、两鬼、两犬共同生活，所以傈僳族生活中少不了狼、蛇、鬼、犬。

恩恒扒和恩恒玛长大成人后，天神恩义抛命二人成婚，说：“恩恒扒、恩恒玛，你们两人是天之骄子，现已长大成人，可以结为夫妻了。”

两兄妹慌忙说：“我们兄妹两人系同根生，不敢胡来。”

恩义抛解释道：“我奉天神乌萨之命，让你兄妹俩传天下人种，这是天意，违反了要遭到惩罚的，你们必须服从。若你们不信，我有两个石磨盘，你俩各执一块，从山上滚下，如磨盘合在一起，你二人必须成婚，否则可各行其志。”

兄妹俩取磨盘试之，果然合二为一，从此兄妹俩结为夫妻，一胎生三男：老大叫格紫猛、老二叫咱哩比猛，老三叫肯啦玛。三兄弟非常聪明。老大做事果断，办事公正，成了头人；老二办事见机知微，善于占卜，成为了尼扒；老三多才多艺，善于建筑，成为了工匠。

第二个《创世记》传说^①讲：

古时，天与地连着，浑浑噩噩。人们的头顶着天，背着柴走路时一不小心，柴就会碰着天。

有一天，一个背柴的妇女深为不满，对天骂道：“天阿！你要么再高一些，要么干脆没有！”妇女的这一咒骂，激怒了天神。天神下令降大雨，九天九夜不停，人世间一片汪洋，洪水泛滥。

有兄妹二人，哥哥名叫列喜列利，妹妹名叫沙喜沙利，躲在一个大葫芦里，随洪水漂流。洪水停息后，葫芦搁浅在陆地上，兄妹二人十分高兴地从葫芦里走出来，只见，大地已经不像洪水泛滥之前那样平坦了，出现了高山、大川、平地、岩石、河流、森林等等，天和地也分开了。

兄妹二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天地分开，日清月朗，他们兄妹俩没有被

^① 摘自《傈僳族简史》，《傈僳族简史》编写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淹死；忧的是世上的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他们。

如何生活和繁衍后代呢？哥哥看到这种情景，只得对妹妹说：“现在世上的人都死光了，只有我们兄妹二人了，为了使人类不致绝种，我们二人只有结婚，才能繁殖后代。”妹妹说：“不行，兄妹是一个母亲生的，不能结婚。”

于是，二人商定各自去寻找对象。临行前，妹妹把手镯剖为两半作为信物，兄妹各带一半，哥向北走，妹妹向南行。



僮僮族少女

两人不知翻过了多少高山，渡过了多少江河，越过了多少平原，穿过了多少森林，还是没有遇到一个人，最后两人来到了大地的中央，重逢了。

哥哥对妹妹说：“妹妹，你看大地上没有人了，我们二人还是结婚吧，要不然人类就会绝种的！”

妹妹说：“不行，我们要对天发誓，取得天神的同意才行。”

哥哥说：“好，我们发誓吧！”

妹妹说：“如果你能用弩箭射穿我的骨针孔，这就是天意，才能结婚。”

哥哥说：“好。”

于是取出弩弓，瞄准骨针孔，一箭穿过，说：“老天同意我们俩结婚了。”

妹妹说：“还不行。”拿出一对磨盘对哥哥说：“我拿一个磨盘，你拿一个磨

盘，我俩把它们顺山坡滚下，如果两个磨盘合拢在一起，我们就以结婚；如果磨盘分开，就不能结婚。”哥哥答应了。

二人把磨盘从山坡滚到山脚，两只磨盘果然合拢在一起，于是兄妹二人结为夫妻。兄妹成亲后，生了五个孩子。

生第一个孩子时，列喜列刹把一块白布丢在地上，对婴儿说：“让你变成汉族。”所以汉族很会织布。